

聖武親征錄校本

關省題

中

五
天
刊
出
性
學
的
十
卷



亦刺合

諸本「合」作「哈」。

何本原作「哈」，貼去改「合」，袁刊何本仍作「哈」，張本誤「答」。

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使）

「使」其聚，

原校「使」陶本作「候」。

趙、翁、鈕、張、潘、通、涉七本作「候」，據改。

滄京傳三本作「後」，并「候」之音訛，使本作「候」，則「候」之形

訛「使」又「候」之再訛也。

吾悉捲之。時阿忽出，大都二部「兵」

原校陶本有「兵」字。

袁刊何本同此本，餘本皆有「兵」字，茲據補。蓮池刊何本二部誤「部」。



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赤）（赤）刺（合）

原校：當作「赤刺合」。

史何王三本作「赤刺合」，餘本並誤「赤刺」。何據符，餘底本仍作「赤刺」，已改。

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

趙翁鈕，潘四本「合」作「哈」。趙翁二本「尋」下衍「所」字，鈕本有「所」字無「亦」字。

會元「年」擬戰。

史本無「會元軍」三字。本紀同「擬戰」作「將戰」。

置輜重之所。

輜重，亦謂輿也。詳上文及下文輿、輜、兒乞剌輜重校。

語「元」上史本有「於」字。本紀同。

上與汪可汗倚阿蘭塞為壁

史本「上」字在「置輜重」之上。本紀同。趙、翁、張、潘、滬、京、涵、傅、汪、陳十

本「蘭」作「闌」。

大戰於闕（鑾）（亦）壇之野

原校：「鑾」，元史作「奕」。

汪、陳、徐、何四本亦誤「鑾」。徐校并引滬、京、傅三本作「亦」，餘本作

「奕」，據改。文集名阿蘭塞為「阿蘭」邊塞，猶言一島之邊塞。

王氏審此塞乃金源界壕鶴五河保子之一段，說極精密。見金源

觀堂集林卷十五，頁二十一至二十二。黃潛也速錫兒神道碑。金華先生文集卷二十四。也速錫兒乃速不台兄忽魯渾之孫。

王憚兀良哈氏先廟碑

秋潤先生大全集卷五十。速不台，係出兀良哈氏。

及元史速不台傳，皆

稱阿蘭塞為長城，稱關亦壇之野為濶亦壇山。金源界壕俗名

長城，蒙韃備錄諸書顯明言之。史集：Kutan之地，因寒氣

凜冽，乃蠻不祿可汗及聯盟各蒙古部落凍裂其手足。云云。

則關亦壇者，蒙古語 Koyiten 即寒冷也。

參秘史二百零七、二百十三兩節，漢字作關亦田，亦

請參海涅士：Westerbuch。

王氏以今札魯特旗以南之盪騰山嶺或灰騰山當之，

或是也。

彼祭風

即巫術札答也。本紀：乃蠻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

按：梁書芮芮傳：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

舊唐書卷九十五迴
統傳記
句元光
與迴純
共破吐
蕃迴
純使至
師使致
風雷
吐蕃盡
寒凍
弓矢皆
廢披
瓊徐
進云

泥濘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甲夏為之，則晧而不雨，問其

故，以喚云。此漢籍記，札答之始。

賊譯新本史集卷二冊頁二十一至二十二，謂札答一詞源於突厥語作動

詞用之 Jada mag (yadamaq)。蓋不然也。其語亦當本之於柔然。葉曉，文集說也。喚，通「喚」。

風忽反，

史本無「」字。

本紀云既而反風，逆擊其陣。

為雪所迷，軍亂，顛溝墜斃而還。

原校：顛。陶本作「填」。

滬京、涵、史、汪、陳、徐、何八本亦作「填」，當是。

時札木合同孟祿可汗來，中道，札木合引兵回，

此數語，史本作「時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蠻，行未中道，見

其敗，即引回。本紀作是時札木合部起兵，後乃蠻，見其敗，即還。

遇立已為可汗者諸部，

依諸本者，下增「諸部」二字。

悉討掠之。

冬上出塞，駐於阿不札。闕忒哥兒之山，

「忒」原誤「惑」。依趙、翁、鈕、史四本改。潘本誤，或餘本皆誤，惑。秘史百八十七

節阿卜只阿。闊迭格兒，百九十一節阿卜只合。闕帖格兒。史集

各本皆微有差誤，俄譯新本改 *Abijegh-gutyr*。一卷二冊百二十二頁。刺失德

言，其地嘗屬弘吉剌部。日後世祖與阿里不哥爭位，交兵於

此其地乃一無水沙磧(CSS)，居民飲雪止渴，位於帖蔑延客

額兒即本錄後文之帖木拔川

與合勒合河之間。是時，帝及王可汗並於此

駐冬焉。王考證帖蔑延客額兒乃史特薛禪傳之迭蔑可兒，

與可木兒溫都兒

今蝦蟆兒嶺

答兒腦兒

今達里河

為近鄰，則阿不札闕忒哥

兒山必在今烏珠穆沁東界矣。顧按：帝既出阿蘭塞而於此駐

兵，則距鶴五河堡子一段界壕必不遠。

王氏界壕考，用屠氏說，鶴五河即利爾沁右翼中旗

北二百六十里之鶴午河，東南流入左翼前旗界會榆河，即海拉蘇台河，榆河東南流，乃會歸流河。見集林卷十五，頁二十一至二十一上。

汪可汗居於別里怯沙院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

趙翁鈕張潘五本無朮赤名，乃舊本。

求聘汪可汗

史本有「女」字。

本紀同。王本打據文義增「女」字。

抄兒(百)[別]姐。

原校：「百」陶本。元史俱作「伯」。

趙：第二本作「別」，當據改。鈕、史、涉、汪、陳、徐、何七本作「伯」。

張、潘、澹、京、涵、傳六本乃同此本作「百」，皆誤。

汪：可汗之孫。

原校：元史作「子」。

史本亦作「子」，誤。

本紀同誤。

禿撒合

此本同於史。何二本。雖然祕史其名同於本錄，但史集曰

Tas-hüga 疑是。

亦求上公主火阿真(百)(別)姐，

原校「百」陶本「元史俱作伯」。

諸本皆作「伯」當改「別」。王曰：後適亦乞列思人掌徒，掌徒傳

作火臣別吉。

公主表同。

俱不諧，自是稍踈。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剌合曰：「吾按答

原註：「謂太祖也。」

趙翁鈕涵史五本同於此本，

但鈕本奪祖字。

餘本此注纂入正文。

張校已改正。

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

趙翁鈕史四本常作當

時將不利於君

史本無時字
本紀

今若能加兵我當從旁協助

徐何二本脫當字
王校已增補

時亦刺合居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幹真斤

幹本訛幹依趙翁鈕涉四本改袁刊何本改真為赤

王本同之

按難難

攤本訛難當依趙翁鈕三本及上下文改
涉史江陳徐何王七本仍作攤

餘不並
誤難。

火察兒塔海利海

史汪陳檢何五本塔作答。前文之近侍塔海也。忙兀部人。

蒙利何本奪海
字。王校已補。

(刺)阿答兒介。

從起翁鈕。潘西本改利為阿。王本以刺字屬上讀誤。鈕本答誤塔。參

上十二翼之獸阿答兒介部校語。

本忽兒哈壇。

鈕張二本檀作檀。當誤。王校：前文之本忽兒好蘭。

史集：尼倫人中 Hadaŋin 領袖 meŋgür-gaŋan 可証也。

札木合等背我還，且說亦刺合，

還通本作「逃」，張、滬、京、傳四本作「逃」，汪、陳、徐、何、涉五本

作「逃」，皆誤，史本改「歸」，刪「且說」二字，屬下句。
本紀：會答力台、火察兒、哈彈等叛歸亦

刺合云云。

說之曰：「吾等願為汝效力。」

原校：陶本無「江」字。

滬、京、通、傳、汪、陳、徐、何八本亦無「汝」字。
張本誤「汝」為「之」，改二字。史本改「君」字。本紀同。

何本誤「效」為「功」，王校已改。

若訂月倫太忘請子。

通本校者改「若」為「共」，史本刪此字。
河本傳本紀於「若」上增「汝」字，刊本從之。本紀云：「我等願」

佐君討宣懿太
后諸子也。

亦刺合信之。車帳相間，頓兵共謀。

徐何二本頓作為，王校已改。

遣塞罕。晚晚于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刺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

趙翁鈕三本作「有舌有口。」

何為不信？」屢遣人言之。

王本訛「遣為使」。

汪可汗曰：「吾禁汝，

諸本「吾」作「我」，並有「汝」字，此本脫，今據補。

汝輩不從，吾身存立，

史本作「吾身之存」。本紀全同。張、涵二本「存立」作「有立」，王本誤「成立」。

實賴於彼，垂老遺骸，冀得安寢；

何本「冀」作「莫」。張本作「魚」，亦「冀」之譌也。餘本俱作「冀」字。王校已改。

今喋喋不已，汝曹自能為之，

「自能為之」四字原闕，依諸本增。史注：陳、徐、何五本「曹」作「當」。王本倒此句作「汝當能自為之」。

毋遺吾憂。

本紀改「遺為」，「貼」是也。汪、陳、徐、何四本「吾」作「我」。王本從之。

既而有異志，急燒我牧地。

袁刊何本脫「有」字，「為」字，王氏校本均已補。

正之。

癸亥春

史本作「癸亥年」。

汪可汗為詐（計）「計」曰：

原校：「詐」陶本作「計」。

諸本皆作「計」。諸本誤詐。詐計，即詐謀、詐數。

被前者

「前」下原有「來」字，從諸本刪。

當求婚於我。